

「三少爺，請你千萬不要出去向人說。我們太太曉得又要罵我。」那女子放下手裏的紙錢，走過來哀求道。

喜兒垂下頭說：「今天是鳴鳳的頭七。……我想起她死得可憐，偷偷買點錢紙給她燒，也不在生前和她好一場。……我只想，在這兒一定不會給人撞見，怎曉得偏偏三少爺跑來了！」又說：「三少爺，鳴鳳也是你們的丫頭，她服侍了你們八九年，你也可憐可憐她罷，讓我好好給她燒點紙錢，免得她在陰間受凍挨餓……」她底最後的話差不多是用哭聲說出來的。

「好，你儘着燒，我不會向別人說。」他溫和地說着，一隻手緊緊壓住胸膛，他覺得有什麼東西刺痛着他底心。他默默地看着她燒紙錢，並不眨眼睛。他這時的心情，她是不會猜到的。

「你怎麼分兩堆燒呢？」他忽然忍痛地悲聲問道。

「這一堆是給婉兒燒的。」她指點着說。

「婉兒？她並沒有死咧！」他驚訝地說。

「是的，她沒有死。這是她喊我給她燒的。她上轎子的時候對我說過：『我現在雖不像鳴鳳死得那樣痛快，我遲早也是要死的。不死，以後也不會有好日子過，就是活着也還不如死了好。你就當作我已經死了。你給鳴鳳燒紙的時候，請你也給我燒一點。就當作我是個死了的人。……』我今天真的來給她燒紙。」

聽了這悽慘的聲音，想到那兩段傷心的故事，他還能夠為這女子底愚蠢發笑嗎？他無論如何不能夠哭，而且也不想哭了。他只想對她說：「我只想哭」，可是他又說不出這句話。後來極力掙扎了一會兒，他困難地說出一句「你燒吧」就踉蹌地走開了。他不敢回過頭去再看她一眼。

「為什麼人間會有這樣的苦惱！」他半昏迷地喃喃自語道，他捧着他底受傷的青年的心走出了花園。

二九

他走過覺新低窪下，看見明亮的燈光，聽見溫和的人聲，他覺得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逃回來一般。他忽然記起了前幾天法文教員在講堂上說的話：「法國青年在你們這樣年紀是不會感到悲哀的。」然而他，一個中國青年，在這樣輕的年紀就已經被悲哀壓倒了。

「我今天真的來給她燒紙。」

聽了這悽慘的聲音，想到那兩段傷心的故事，他還能夠為這女子底愚蠢發笑嗎？他無論如何不能夠哭，而且也不想哭了。他只想對她說：「我只想哭」，可是他又說不出這句話。後來極力掙扎了一會兒，他困難地說出一句「你燒吧」就踉蹌地走開了。他不敢回過頭去再看她一眼。

「為什麼人間會有這樣的苦惱！」他半昏迷地喃喃自語道，他捧着他底受傷的青年的心走出了花園。

他走過覺新低窪下，看見明亮的燈光，聽見溫和的人聲，他覺得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逃回來一般。他忽然記起了前幾天法文教員在講堂上說的話：「法國青年在你們這樣年紀是不會感到悲哀的。」然而他，一個中國青年，在這樣輕的年紀就已經被悲哀壓倒了。

「我今天真的來給她燒紙。」

二九

那般年輕朋友聚會，談話，做工作。新的刊物在新的努力下出版了，又有了新的讀者。事情進行得很順利。

暑假來了。這些日子裏，覺民有了更多的機會和琴見面，覺慧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和他底

心走了花園。

他走過覺新低窪下，看見明亮的燈光，聽見溫和的人聲，他覺得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逃回來一般。他忽然記起了前幾天法文教員在講堂上說的話：「法國青年在你們這樣年紀是不會感到悲哀的。」然而他，一個中國青年，在這樣輕的年紀就已經被悲哀壓倒了。

「我今天真的來給她燒紙。」

聽了這悽慘的聲音，想到那兩段傷心的故事，他還能夠為這女子底愚蠢發笑嗎？他無論如何不能夠哭，而且也不想哭了。他只想對她說：「我只想哭」，可是他又說不出這句話。後來極力掙扎了一會兒，他困難地說出一句「你燒吧」就踉蹌地走開了。他不敢回過頭去再看她一眼。

「為什麼人間會有這樣的苦惱！」他半昏迷地喃喃自語道，他捧着他底受傷的青年的心走出了花園。

二九

那般年輕朋友聚會，談話，做工作。新的刊物在新的努力下出版了，又有了新的讀者。事情進行得很順利。

暑假來了。這些日子裏，覺民有了更多的機會和琴見面，覺慧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和他底

心走了花園。

他走過覺新低窪下，看見明亮的燈光，聽見溫和的人聲，他覺得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逃回來一般。他忽然記起了前幾天法文教員在講堂上說的話：「法國青年在你們這樣年紀是不會感到悲哀的。」然而他，一個中國青年，在這樣輕的年紀就已經被悲哀壓倒了。

「我今天真的來給她燒紙。」

聽了這悽慘的聲音，想到那兩段傷心的故事，他還能夠為這女子底愚蠢發笑嗎？他無論如何不能夠哭，而且也不想哭了。他只想對她說：「我只想哭」，可是他又說不出這句話。後來極力掙扎了一會兒，他困難地說出一句「你燒吧」就踉蹌地走開了。他不敢回過頭去再看她一眼。